

鏗而不捨 金石可鏤

回顧我的飛行生涯

· 于建俊口述，蔣彤雲整理記錄 ·



于建俊教官與F-86型機之合影。

民國二十八年，我出生在山東青島，當時日軍已占據東北，日軍所到之處燒殺擄掠，無所不做，父親是空軍八大隊的士官長，跟隨國軍對日

抗戰。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父親僅回到青島短暫探視數日，便又離家，國共內戰父親再度上了戰場。父親沒空回老家，是舅舅帶著奶奶、我娘和我從青島搭船到上海。

當時時局吃緊，父親安排一家人撤退臺灣，八大隊轄下有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三個中隊，大隊將兩架轟炸機改裝成空運機，運輸撤退人員，父親負責管理飛機，我們才有機會搭機來臺。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，一家人隨八大隊從上海大場機場起飛，飛機降落在新竹基地，出了基地大營門口，所有眷屬被安頓在竹風俱樂部大禮堂裡。這是日軍留下來的一个俱樂部，距離基地不遠，在空軍醫院旁邊，俱樂部不大，但是眷屬不少，娘和其他女眷到附近田埂撿拾稻草，用稻草在地上隔出一小格一小格的「家」。

奶奶、母親、舅舅、我和一歲多的弟弟就這麼在稻草隔出來的小方格

子裡住了一個多月。當時我九歲，跟著大人離鄉背井一路從青島到上海，從上海到新竹，九歲的記憶已經非常深刻，印象中的新竹基地被美軍轟炸的處處是斷垣殘壁。

後來，空軍安排我們住在樹林頭的空軍宿舍，也就是後來的空軍一村，一村原是日軍高階軍官的職務官舍。好幾家擠一間，住了四個多月之後，再度搬家，這次是新竹監獄對面的兵營，兵營曾經是日軍的倉庫，早年堆放油和機械，記得剛搬進屋裡，有一股很重的煤油味道，久久不散。

大人將一整排的兵營簡單的隔成數小間，每家能分配到的空間真的不大，我們家裡人多，全家人睡在一個房間裡，屋裡放不了兩張床，我和弟弟一直睡地板，後來機場附近眷村陸續興建完成，左鄰右舍紛紛搬到東大路和延平路新建的眷村裡。我們家因為父親官階低，始終沒有分到眷舍，就這麼一直住在兵營裡，直到民國九十四年兵營拆遷前夕，方才搬離住了半個世紀的兵營。

國小畢業，父親說，東港大鵬灣的至公初中是周至柔將軍創辦的學校，專收家境清寒的空軍子弟，上學只需帶糧票，其他學雜費和住宿全免，因為免費，所以錄取率低。我是非去

不可！

在家中，我是老大，下面還有三個弟弟、一個妹妹，父親待遇低，負擔不小，在父親鼓勵下，獨自一人北上，在現今的懷生國中參加入學考試，一個月後放榜，獲得錄取。

我就讀至公初中時成績非常好，畢業同時考取了新竹中學和新竹高工，因為家境關係，我選擇新竹高工就讀，為的是高工畢業後能立即就業，減輕家庭負擔。當時許多來臺軍人子弟，大家都想高中畢業後就業，賺錢養家，我有幾位同學原本讀新竹高中，後來也轉學到新竹高工。

眷村長大的孩子多能吃苦耐勞，高一暑假，參加救國團暑期工程隊到南橫鋪馬路。當時家境都苦，僧多粥少，報名暑期工程隊未必都能如願。當時我身高一米七五，工程隊挑了兩個男生，除了我之外，另一人是新竹中學的學生。大太陽底下幹活兒又熱又辛苦，挑磚頭，揸石頭，兩邊肩頭都磨破了。事先救國團在說明會中要我們各自帶幾塊家裡丟棄的衣服，說是墊在肩頭上避免磨破肩膀，我帶了一件父親穿破的軍汗衫，後來墊在肩頭的軍汗衫都磨穿了，工程隊工作艱苦，由此可見。

那一梯次有二十名高中男生，有

人負責挖山頭，搬石頭，有人負責挑石頭，鋪馬路，每個人曬得漆黑漆黑，三餐吃的是大鍋飯，晚上睡在國小大禮堂裡，當時年輕體力好，什麼粗活都幹，工讀一個月，月薪八百元，為了貼補家用，再辛苦也咬牙硬撐。

高二開學不久，同學哥哥說位在建中路美軍顧問團正招考兩名水上救生員。我去了！記得有三十多人報考，美國軍官親自監考，現場不僅測驗泳術，還測驗水上和地面救生技巧，測試過程很嚴謹，絲毫不馬虎。幸虧同學哥哥事先幫我惡補水上救生技術，幸運的獲得錄取，和另一位救生員兩人一組分別負責上、下午班。

我向管理泳池的美軍說，我還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，只能上晚班，美軍很幫忙，要我和另一人協調好就好。這位夥伴也很幫忙，他自願上日班，我上晚班，每天放學後，騎單車趕上班。

當時新竹高工到美軍顧問團之間無路可通，每天風雨無阻穿梭在鐵道和田埂之間，經常得扛著腳踏車，踩著田埂，再抄油庫旁小路，趕到美軍顧問團打工，途經一間柑仔店，花五毛錢買花生、五毛錢買饅頭果腹。

美軍顧問團水上救生員待遇高，月薪一千元新臺幣，當時父親一個士

官長月薪不過三百元出頭，所以這份打工掙的錢大大紓解父親沉重的負擔。整整打工一年，後來因為課業繁重只好辭職專心讀書，這期間，美軍眷屬看我老實可靠，搬家、洗車都找我，讓我賺點零用錢，我還會找幾個同學幫忙洗車、搬家賺外快。

高工畢業前夕，救國團到學校協助軍校辦理招生活動，我因為高中三年成績優異，獲得保送空軍官校機會。原本打定主意高職畢業便工作分擔家計，在獲得保送空軍官校之後，人生規劃完全改變。記得那一年報考軍校學生很踴躍，報考空軍官校的同學尤其多，我們那一期最後通過體檢僅三十八人。

畢業典禮結束後，前往岡山官校報到，想學飛行，先得克服高度的恐懼。學校安排同學們試乘，試乘之後一口氣刷掉五分之四的人，三十八人進校，留下來的只剩七人。七人搭上軍卡車驅車前往東港新訓中心，當時第四十三期正在東港新訓中心進行新兵訓練，有三班，人數比我們多的多、訓練也比我們早了兩個月。長官問我們七人要不就合併到第四十三期，要不就先休假返家，等下一個期班人數招足了，再併為第四十四期一起受訓。我們當時都想家，於是大家各自

回家，在家待了兩個月，當年十月空軍官校又招了一批，於是把我們叫了回去，成為第四十四期學員。第四十四期進校時四十多人，經過嚴格的體能操練與飛行訓練，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畢業當天，掛上飛行胸章只剩十九人。

兩年的官校生涯只學飛行，受訓時先飛PT型機，後來飛T-6型機，之後在基本組飛T-28型機，高級組則飛T-33型機，T-28型機和T-33型機當時都是新飛機，眼看即將成為飛行員，既驕傲又興奮。

記得在空軍官校高級組時，我和同學吳家芳剛放了幾課單飛，特別興奮，一次序列再度安排練習單飛，地面上我們兩人說好等會兒上去時，要來一次超低空飛行，起飛之後，一切按照規定航線飛行，返場前，我們兩人真的飛到東港去超低空。當時忽略飛機已呈低油量，直到油量紅燈亮起，方才驚覺油量已低緊急返回落地。

因為不知道能否撐到安全落地，當下採取立刻下降高度，由於高度下降太快，座艙罩全起霧，四面都糊了，完全看不清窗外，進場落地時勉強看到跑道，眼看就要一頭撞上跑道，趕緊將飛機拉平，這時飛機突然出現海豚跳，我立刻加油門，發現不對，

正要收油門，說時遲那時快，「趴！一飛機重重摔在跑道上，在跑道上一路滑行，最後終於在跑道外側草地上停了下來。我迅速打開座艙罩，爬了出來，這時看到進氣口正不斷吸入空氣，原來油門還沒關，趕緊再爬進座艙，關上油門，再度爬出座艙。

這次緊急落地，官校跑道因此關閉，幸好另一架超低空飛行的吳家芳油量還夠，他快馬加鞭飛往臺南轉降。當時空軍指揮參謀學院還在東港，事後有教官說他們看到兩架T-33型機沒按規定，居然在東港上空實施超低空飛行，低到連機號三〇七八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

于建俊教官與F-5A型機之合影。

那次違規飛行，原本校方要以最嚴厲方式處理我們兩人，以杜絕往後群起效尤後患，後來考量我們品德和飛行技術都在同學裡名列前茅，聽說有教官為我們說情，後來只被長官痛斥一頓，未受其他處分。我們很幸運，如果換成現在，肯定被淘汰。

空軍官校畢業後我分發至桃園基地，飛的機種是F-86型機，因為喜歡挑戰，膽子也大，所以常飛別人意願飛的任務，學長也喜歡安排我跟著編隊飛行，當時副隊長徐德之玩笑說我是他的最佳二號機。

記得有一回，時間應是民國五十三年，四架F-86型機出任務，領隊是副隊長徐德之，我是二號機，目標區中國大陸閩江口。我們剛接近閩江口，對面的四架米格機便對頭而來，雙方頗為接近，彼此遙遙相望，互不退讓，長機無線電中命令二、三、四號機：「Salvo，準備接戰！」我們立即拋棄油箱。

當時距離民國四十七年溫州灣大捷不久，溫州灣之役中擊落九架中共米格十七型戰機的正是F-86型機。這次出任務飛機攜帶的是令中共聞之喪膽的響尾蛇飛彈，當時中共空軍還不是我們的對手，四架米格機和我們對峙一會兒，便快速折返離開。早年

兩岸飛機常在空中相遇，通常米格機會快速閃回去，不敢和我們正面相向，這次兩岸戰機幾乎接戰，我是摩拳擦掌，很想大幹一場。

另有一次與作戰長黃永龍兩機編隊出偵巡任務，飛機掛的依舊是響尾蛇飛彈，兩機飛過海峽中線不久，見海上有一艘中共軍艦，長機黃永龍和我低飛通過。

這次任務是要一探老共軍艦動態並進行偵照，剛進行偵照不久，艦上突然發射火炮，「砰！砰！砰！砰！」火炮非常密集。我和長機立刻鑽升拉高，脫離此起彼落的火炮射擊，返場落地後，審視偵照結果，這次任務因為清楚拍攝到軍艦艦上狀況，獲得四分的戰分。當年任務多，退伍當天，飛行生涯累積的戰分超過兩百五十分，總飛行時數超過四千五百小時，在同期和前後期同袍中，飛行時數算是多了。

我在桃園基地待了兩年，民國五十五年嘉義基地F-100型機需要人手，上面要求各聯隊派兩名飛行員支援嘉義。桃園基地指派黃學文和我前往，新竹基地也派了兩人，其中一人是孫成生。我們至嘉義基地二十三中隊報到，先是地面學科，結束後帶飛，才飛了一課F-100型機，嘉義基地突

然告知，要我們解散回到原部隊。

我跟二十三中隊長報告說想回新竹，因為奶奶和家人都在新竹。經過隊長幫忙，如願以償調回新竹四十八中隊，從小隊員起，陸續完成該有的資格鑑定，取得三號機資格，再後來從四十八中隊調至四十四部訓練隊。四十四部訓練隊當時尚在新竹基地，是專責培訓官校畢業生成為一名戰鬥機飛行員的中隊，那一年，我開始代訓空軍官校四十六期畢業學官，包括傳慰孤。

早年出任任務進行偵巡都是貼著中國大陸沿海飛行，當時空軍飛機使用的油由美國提供，美方常有意無意提醒我們，當月提供的油量如果沒飛完，爾後將減少提供油量，所以我們是卯足了勁兒拚命的飛，一天飛三批、四批很平常，飛一次是一個多小時，但是地面上的準備作業往往是飛行時間的數倍，飛行員往往往甫落地，一旁的飛機已經在等候，剛下飛機，任務提示講解完，便爬上飛機，再度起飛，經常連歸詢時間都不夠，很辛苦。民國六十一年，部訓練隊從新竹移防臺東，我跟著部隊到臺東，當時只是一個訓練中心，尚未成立聯隊。民國六十七年聯隊正式成立，我從隊員一步一腳印走來，在聯隊中先後任職



民國六十六年于建俊教官（右二）時任新竹基地四十四隊中隊長，任務結束與戰友們合影。

中隊長、大隊長、參謀長，民國七十八年接任志航基地聯隊長，基地飛行員中從基層做起，直到聯隊長，我是第一人，在這之前部訓練隊歷任的聯隊長都是空降。

我是家中長子，家庭負擔重，從軍後便一直幫忙父親分擔弟弟、妹妹的學費和生活費，始終沒敢交女友，後來隊長曾經為我牽紅線，對方的家人一聽說我是飛行員，全家反對，我們僅見了一次面便告吹了。後來隊上長官夫人介紹她的同事，是一位老師，老師秀外慧中，個性溫柔，什麼都

好，就是年齡小了我許多，經過兩年的交往，我們結婚了。結婚時我已經三十五歲，是中隊裡最後一個光棍，隊員比我還高興，隊員和眷屬們把空勤餐廳布置成喜宴會場，當天席開十餘桌，非常熱鬧，那是一場極為簡單，樸素的婚宴，氣氛溫馨、熱鬧，充滿袍澤之情。直到現在，太太還常提起曾經讓她感動不已的那一場婚宴。

四十多年來，很感謝太太勤儉持家，教書之餘，把家裡的長輩和兩個孩子照顧得很好，兩個孩子各有所長，成就也很好，讓我無後顧之憂。

民國八十八年，我以中將軍階屆齡退伍，退伍後至臺東馬蘭榮家任家主任，陪伴的是一生戎馬的孤老榮民。民國九十三年卸下榮家主任一職，正式告老返家，自此陪伴始終默默支持我的妻子與家人。

身為軍人，我們的信念是效忠國家、愛護人民、衛國保民，爲了國家的安危，願意拋頭顱灑熱血。回顧一生飛行生涯，從掛上飛行胸章的那一天起，便以國家興亡爲己任，早已置個人死生於度外，我們放棄了自由，將人生裡最精華的一段歲月，無私無我奉獻給國家，我感到無比驕傲，如果人生能夠重來一次，飛行仍然會是我的第一選擇，無怨無悔。

從參謀總長賴名湯上將 與牛肉蒸餃說起

·曾降任·

我在海軍的年代，臺灣海峽以烏坵爲中線，以北至馬祖，海軍作戰艦隊將它列爲北巡支隊，中線以南至金門，列爲南巡支隊。支隊爲擁有上校艦長的一級艦四、五艘，另有攻擊支隊，擁有特級艦陽字號的主力戰艦驅逐艦四、五艘，攻擊支隊駐地是活動性的，依戰況而定，在左營、基隆或馬公港口活動。

民國五十九年，我擔任南巡支隊長期間，某日下午金門防空司令部請我旗艦在金門料羅灣泊地錨泊，當時有交通艇靠來，請旗艦軍需官與大廚下地，傍晚回船帶來兩隻上好的跑山雞、兩三斤黃牛肉、香菇及白菜，並告知隔日晨間五點參謀總長賴名湯上將，將由金防部司令官陪同上船，爲總長生日祝壽；同時帶來一個很大的金色壽字，要旗艦大廚準備牛肉蒸餃配以香菇雞湯作爲壽宴。

當時總長坐在官廳長方形桌子主位，我坐在右邊，金防部司令官坐在左邊，另有總長侍從參謀及金防部參謀長茶坐在兩旁。總長上艦後，立即起錨駛往大膽島視察。

記得那天的早餐總長十分滿意，他一再稱讚這牛肉蒸餃真是鮮美極了，在臺北吃不到了，並囑大廚上來接受總長誇獎。這段往事歷歷在目，是我與空軍難得的緣。

與長之前
時湯字。
當名壽影
者賴在合

